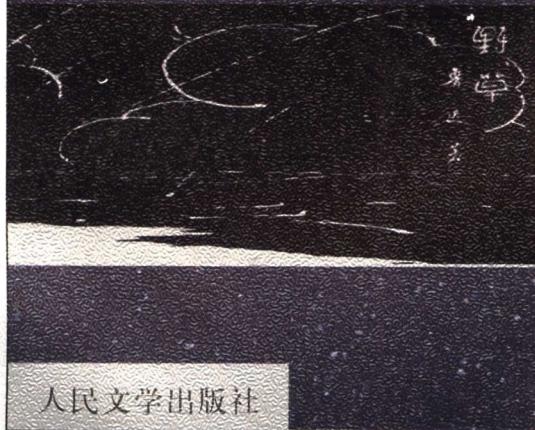




(加拿大) 李天明 著

难以直说的苦衷

——鲁迅《野草》探秘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进入房间，发现一个发光的光球

●以上就是我的需求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请随时向我咨询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猫头鹰学术文丛

难以直说的苦衷

——鲁迅《野草》探秘

(加拿大) 李天明 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 / (加拿大)李天明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2
(猫头鹰学术文丛)
ISBN 7-02-003308-3
I. 难… II. 李… III. 鲁迅著作 - 研究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956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责任校对：王培元
责任印制：李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51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3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12.00 元

学术顾问

王乾坤 王富仁 邓晓芒
周国平 耿云志 钱理群
黄克剑 葛剑雄

策 划

王培元 高贤均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天明，祖籍湖北，生于辽宁。曾就读于鞍山、武汉、长沙、开封等地学校。当过知青、工人、干事、秘书。198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湖南大学教书。1992年自费出国留学，1998年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在该校任教。

致读者

有一种猛禽，古时名“枭”，俗称“猫头鹰”。它习性古怪：黑夜活动，白昼栖息；即便睡去，也睁着一只眼睛。这独异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猫头鹰飞翔时悄无声息，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难免令人惊悚。

在希腊神话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我们渴慕智慧，我们企求新声。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编 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序

杜迈可

李天明 1986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他 1992 年来加拿大，1994 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获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1998 年获博士学位。在此六年间，我有幸作为他的导师，目睹他成为一位成熟的学者和文学研究者。

为他的硕士学位，李天明撰写了一篇论及湖南先锋派作家残雪晦涩的寓言方式和象征主义短篇小说的重要论文。这篇论文是一篇真正的力作。题为《闭锁小屋里受难的灵魂——论残雪的短篇小说》(A Tormented Soul in a Locked Hut——On Can Xue's Short Stories)，他的研究超越了某些学者对残雪作品的论述，展示了非常精辟的批评判断。该论文的一部分曾发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亚洲评论》(British Columbia Asian Review) 上。

为他的博士学位，李天明撰写了题为《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主题研究》(A Thematic Study of Lu Xun's Prose Poetry Collection Wild Grass) 的极富创意的博士论文。这里呈献给读者的就是改写的中文版本。驾驭来源广泛的资料，以及基于对

所有先前研究的充分评价，李天明完成了一些重要的论证。他分析了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对《野草》散文诗创作所产生的间接影响。他也阐明鲁迅是一位游走在既作为公开的自由作家，又私下作为丈夫、兄长和儿子的“中间”人物。凭借大量现代材料和传统上公认的诗歌典故，李天明对鲁迅单一的篇什以及整部诗集，尤其是对那些频繁收入各种选集的诗章《过客》等，都提供了许多新颖的、独创性的阐释。最重要的是，李天明由此而发现并论证了鲁迅与许广平的恋情，以及与他妻子朱安的离弃之间的未曾被充分探讨过的关系，同时也揭示了鲁迅散文诗的隐秘主题。

对我个人而言，指导这部用英文完成的著作是一个相当愉快的过程，我希望鲁迅研究者也将因为能读到本书的中文版而感到高兴。

目录

缘起 (1)

第一章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社会和政治批评

小引 (11)

《秋夜》 (12)

《复仇》、《复仇(其二)》 (17)

《失掉的好地狱》 (21)

《颓败线的颤动》 (27)

《这样的战士》 (30)

《淡淡的血痕中》 (33)

《一觉》 (35)

小结 (36)

第二章 “我息不下”：对自我、人生和个人意志的哲学思考

小引 (39)

《影的告别》 (56)

《求乞者》 (64)

《希望》 (68)

《风筝》 (72)

《过客》 (74)

《死火》 (84)

《狗的驳诘》 (86)

《立论》	(93)
《死后》	(97)
小结	(101)

第三章 “落叶的梦”：情爱与道德责任的两难

小引 鲁迅的家庭、婚姻与爱情 (107)

《秋夜》 (115)

《影的告别》 (121)

《我的失恋》 (123)

《复仇》 (131)

《复仇(其二)》 (136)

《希望》 (140)

《好的故事》 (143)

《过客》 (146)

《死火》 (159)

《墓碣文》 (164)

《腊叶》 (174)

小结 (180)

结语 (197)

[附录] 英语世界《野草》研究简介 (209)

后记 (220)

缘 起

早年读《野草》，心为之震颤。我分明感到一颗诚挚而痛苦的灵魂的搏动。究竟是什么使诗人陷入如此痛苦之深渊？伏藏在惊骇意象之后的又是诗人何种的情感和意蕴？这些问题却不易回答。时光流逝，也没有时间静下来作一番研究。在准备学位论文选题时，我重读了《野草》，似又有新的体会。接着找来前人的各种阐释，读完却觉得自己的一些感受别人并未道尽。这促使我选它作为论文题目。我再次通读了《鲁迅全集》，又尽可能收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用两年的时间，整理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完成了学位论文《野草主题研究》。现在又增加了一些材料，改写成这本小书，以期提供一家之说。由于原稿用英文撰写，书中较多地采用了英文的研究成果，也算是将英语世界的《野草》研究成果向国内的读者作一介绍。

《野草》共二十三篇，1924年到1926年写于北京，陆续发表于文学周刊《语丝》。1927年结集出版，鲁迅又写了一篇《题辞》。《野草》现收于《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二卷。较之鲁迅的其他集子，《野草》只是一本七十余页的小书。每篇散文诗的篇幅三百至三千字不等。然而由于它艺术的独特、风格

的迥异以及主题的复杂，《野草》不但是鲁迅个人创作的精品，也成为现代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经典之作。鲁迅对《野草》似乎怀有特殊的喜爱，他在《题辞》中声称：“我自爱我的《野草》。”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1929年对他不能再写出《野草》式的作品而感到懊丧。^① 1931年，《野草》由冯余声翻译成英文，鲁迅为之作序。虽然冯氏的英译在一·二八上海抗战中毁于战火，鲁迅写的《〈野草〉英文译本序》却得以保存，为我们提供了最为详尽的作者自己对于《野草》部分篇章缘起的说明以及总体评价。他写道：

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现在举几个例罢。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23页。

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我想，这也许倒是好的罢。^①

1932年《鲁迅自选集》付梓。在鲁迅自选的二十二篇小说、散文及散文诗中，《野草》就占了七篇，几乎三分之一。它们是《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在《自选集自序》里，他再一次提到《野草》，说：“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②他又告诉读者，“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原因是“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③《鲁迅自选集》中没有收最精彩的篇什《复仇》和《墓碣文》，也许诗人认为它们在“给读者重压之感”之列。

1934年，鲁迅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再一次提到《野草》，他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④

总观鲁迅自己的评价，有两点可以明白。其一是他用了一种贬抑的调子，叫《野草》“小品”、“随时的小感想”、“短

① 《〈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1981年版（下同），356页。

② 《〈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456页。

③ 同上，457页。

④ 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鲁迅全集》第12卷，532页。

文”，而“夸大点说”，才是散文诗。其二，鲁迅担心诗中的题材和艺术效果会给读者一种“颓唐”的影响，尤其在30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时代。然而，鲁迅的低调并不意味着自己不再喜欢它，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断言的“作者对他的《野草》不再抱幻想”。①

《野草》集印行七十年来，已经被公认为伟大的作品。七十年的《野草》研究见证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即不管是哪位批评家，也不管他们对鲁迅持何种政治态度，他们通常高度评价《野草》的艺术成就。例如已故捷克批评家普实克（Prusek）曾热情盛赞《野草》的美学价值：“无疑，他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他的散文集《野草》——它精确地呼应了现代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概念。这里，鲁迅创作了一件艺术品，比照它产生的时代和环境，几乎是一个奇迹。”②

美籍华人学者夏济安在他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专著里也给予《野草》极高评价，尽管他的书是着眼于鲁迅艺术的“黑暗面”。他说：“这本书的其他部分（按：指《我的失恋》以外的所有篇章）是萌动中的真正饱含强烈情感力度的形象，像找不到铸模的融化的金属，在闪烁幽暗之光而奇特地构筑的诗行中或流或驻。”③

① Charles J. Alber, “Wild Grass, Symmetry and Parallelism in Lu Hsun’s Prose Poems”, in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6, p.2.

② Jaroslav Prus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56.

③ Hsia Tsi-an, *The Gate of Darknes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p.150.

苏雪林也许是唯一完全诋毁鲁迅政治和道德品质的学者。她不时援引《野草》诗篇如《复仇》、《复仇（其二）》、《淡淡的血痕中》等以证明“鲁迅措辞的凶狠”，而这“正足以泄露他心性的恶毒！”^① 尽管如此，她仍不得不承认《野草》的艺术价值。在另一本书中，她说《野草》“笔墨冷峭精警，道炼幽丽，以旧有佛经句调与西洋色彩融和而成功一种特创的风格。……里面有许多富有诗情画意的自然描写，不但为旧文学所无，也为新文学所罕有”。^②

与对于《野草》艺术成就的赞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于其主题及作者意图的阐释却见仁见智，有时论者的意见相去甚远，完全相反的争执也多有存在。这固然是文学研究中的正常现象，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野草》的主题研究仍可深化。鉴于此，本书主要是一种主题研究。但在任何必要的地方，我也会提供必要的艺术分析，只要这种分析有助于理解作品的题旨及诗人的思想情感。

为了使我的阐释忠实于文本，相对准确和能为读者所接受，我运用一种多层次的阐释。这种阐释也是受启发于某些学者的相关的方法。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论及鲁迅复杂的意识时，他将其分成自觉及明显的层次（conscious and explicit level），自觉但无法阐明的层次（conscious but unexplicated level），和潜意识的层次（subconscious level）。^③ 这种分法固然有些机械牵强，但他认为

① 苏雪林《我论鲁迅》，台中文星书店，1967年版，12页。

② 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294页。

③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p.105.

《野草》是一种最重要的探测鲁迅潜意识层次的资料，却是有见地的。西方有些心理分析学派的文学理论家认为所有文学和艺术都是文学家艺术家潜意识领域的愿望通过虚幻或想象得以实现的产物。^①至于《野草》本身，另一位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交织的层次探察这本诗，——直接唤起的，想象的及隐喻的（the evocative, the imagistic, and the metaphorical）。”^②基于《野草》主题和艺术的复杂，我将视其为多重主题旋律的诗集，而且试图在历史的、哲学的、情感/道德的不同层次揭示它不同的主题。

在第一章里，我将在历史的层次上探讨《野草》的第一主题，即对于现实社会、政治及文化的批评。这是一个明显的层次。许多学者在这一层次上作了大量研究，以昭示《野草》的社会批判意义。也有学者在此一层次追溯作者的创作动机。如普实克曾争辩说：“鲁迅创作该诗集的冲动并非源于任何阴郁的心绪和情感，相反，这些个人情怀的表露证明了鲁迅的思想是如何地被一个简明的想法所支配：为他的国家的忧虑和为国家前途的奋斗。……这种创作冲动正为革命时代情感之新的和准确的表达所需要。”^③这种纯着眼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批评今天看来也许有些偏颇，然而也道出了《野草》主题之一和诗人情愫的一个重要方面。

① 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p.264.

② 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93.

③ Jaroslav Prus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57.